

編後語

當筆者坐在空調屋裏撰寫本期編後語之時，中國華東和華南地區正經歷長達一周多時間的高溫天氣。然而，如果同南歐40多度持久不退的熱浪相比，這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全球性的氣候丕變發生在我們的周邊。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刊登了三篇力作，探討這一現象對人類的影響。劉雅章的文章表明，堅實的科學研究已經確定全球暖化是鐵一般的事實。然而，不幸的是，事實和真理在利益面前往往軟弱無力。曾鏡濤告訴我們，人類迄今為止在應對全球暖化的問題上行動遲緩，根本的障礙不在科學，而是深受某些利益集團影響的國際政治。儘管沙塵暴的主因並不是全球暖化，但是它已經成為另一個肆虐中國北部的常見災害性天氣，葛全勝和郭義強描繪了中國沙塵暴的歷史和現狀，並對其未來趨勢加以剖析。

天災固然可怕，但人禍為害更烈。五十年前的今天，中國經歷了一場人類有史以來罕見的人禍，這就是「反右運動」。儘管無法同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但是「反右」給中國帶來的浩劫，尤其是對中國知識份子獨立性和自主性的摧殘，依然深重。為了記載和反思這段歷史，本期在「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目中設立專輯，發表了五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揭開了塵封的記憶。王思睿記錄了一批堅信馬克思主義的青年學生，對於特權階級在中國興起的批判。如果不是特權階級將他們在襁褓中掐死，用中文撰寫的《新階級》會不會赫然出現？林蘊暉考察了被打成右派份子的中共高幹，從一個側面揭露了「民主集中制」的虛妄和失敗。劉憲閣澄清了勞動教養為處理右派份子而量身定制的誤傳，但從另一個側面揭示了中國法制的非正義性。王友琴記載了北京大學反右運動的眾多受害者和迫害者在文化大革命的受難經歷。

大多數有關反右的反思性文章，均把矛頭指向陽謀的總導演毛澤東，但是裴毅然的文章卻旨在挖掘這一事件最終演變成大規模群體性迫害的社會基礎，如果說當時的中國還有「社會」的話。透過豐富的史料，裴文展示出，當時中國知識界的集體性左傾，已經為運動的爆發醞釀了氛圍；更有甚者，在反右運動中，知識份子們爭相「革命」、相互踐踏，最終共同演出了知識界集體陷落的歷史慘劇。毫無疑問，這一歷史悲劇之慘，絕非總導演一人之功，而是離不開眾多演員的即興表演。

裴毅然的文章還提示我們，反右以及中國其他政治運動的研究者，應該開拓更多新的思路和視野。利夫頓 (Robert Lifton) 在1961年出版的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一書，從心理學的角度研究了黨通過思想改造運動為中國知識份子洗腦的統治技術。要研究反右運動，我們似乎必須在借鑒這本書的基礎上加上社會心理學的視野。但這本書沒有中譯版，也不為中國的研究者所熟知。

本期還有多篇精彩的文章聚焦於暴力居然在中國被肆意合法化的深遠意涵。尤其是，徐賁的文章在阿倫特的思想指引下，分析了當今中國在國家暴力官僚化的體制下民間維權暴力傾向的內在機制。